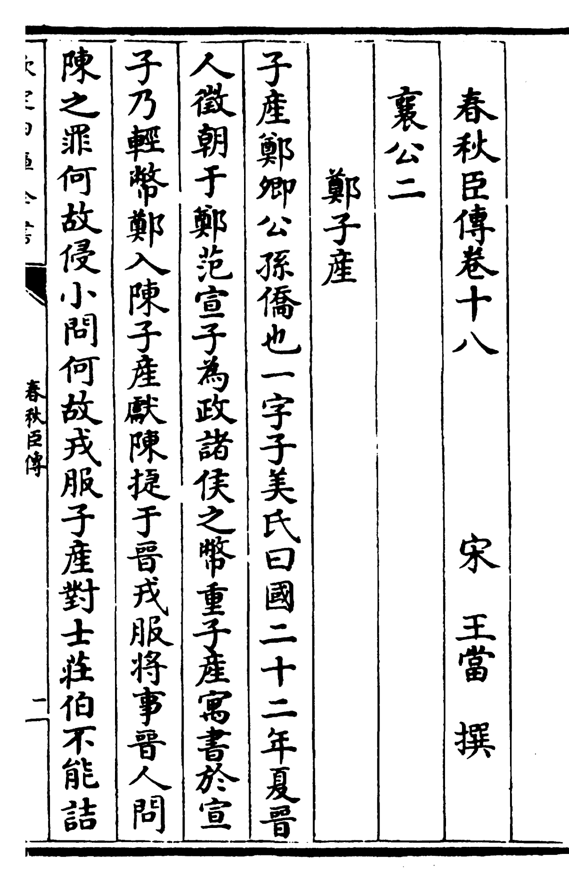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经部



春秋臣傳卷十八

宋 王當 撰

襄公二

鄭子産

子産鄭卿公孫僑也一字子美氏曰國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産寓書於宣子乃輕幣鄭入陳子産獻陳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何故侵小問何故戎服子産對士莊伯不能詰

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慎辭哉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八年秋蔡侯入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

曰猶將更之今還受饗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後二年世子弑之三十年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

其嗣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其大夫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六月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故未見也子產使

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士文伯讓之對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飾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隷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是吾罪也使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昭元年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産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

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産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四年子産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寛以告子産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

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七年子產聘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十三年相鄭伯會于平丘及盟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十九年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

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二十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

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為人篤信
自守若叔向譏其鑄刑書裨竈之請瓘玉𥙆火韓宣子
求市玉環晉人之問立駟乞竟不顧也然樂于聞善程
鄭卒以然明為賢而問政焉及鄭人議執政然明嘗使
毀鄉校亦不從也其行法不避親貴故子南子晳之罪
不貸也然蒐蕣除道在子太叔之廟有所縱舍焉子皮
載幣如晉葬子太叔以幄幕九張會平丘請具行器以

適楚始未以為然卒皆如其言也已雖廉潔不以望人故伯石之欲將欲使之必與之邑至哀死親親尤盡其至若伯有是也故季札一見如舊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産過女而問何故不毀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産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産曰諸侯之賓能來會豈憚日中無

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産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吳季子

季子名札吳子壽夢之少子諸樊之弟也本封延陵後封州來故曰延陵州來季子十二年壽夢卒十四年諸樊既除喪將立札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

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立吳子餘祭二十九年札來聘通嗣君也見叔孫穆子說之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徳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勿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

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

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

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産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焉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

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哀十年楚子期伐陳札救陳謂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時年九十餘

晉叔向

叔向晉大夫羊舌肸也羊舌大夫之孫悼公以為傅范宣子逐欒盈殺十大夫叔向弟叔虎與焉宣子囚伯華叔向賴祁奚救而免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予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

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宋之盟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非所患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子務德無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夏有亂

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十一年秋單

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三年楚子干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叔向曰子干在晉十三年晉楚之從不聞達者誰能濟之昔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

於僖有鮑叔牙賔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内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犫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晉

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七月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羮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諸侯畏之十四年邢侯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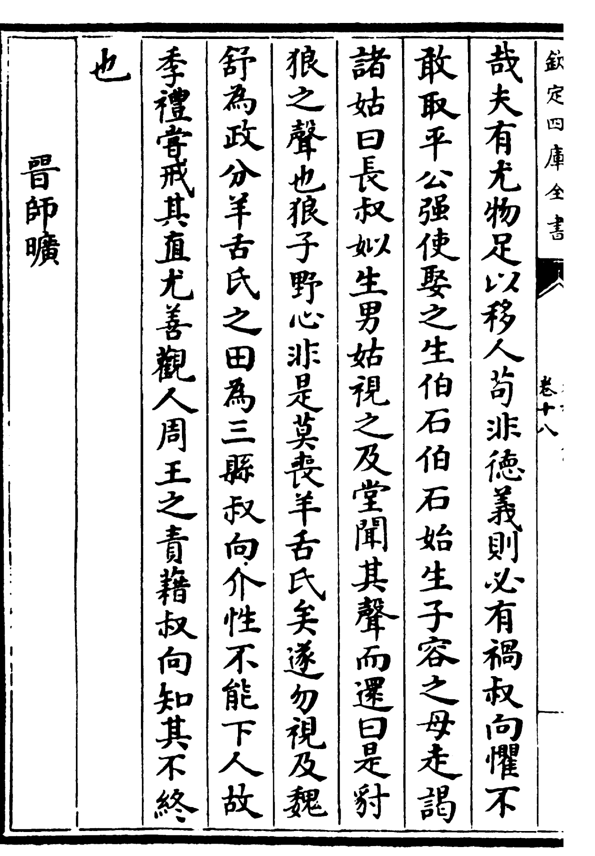
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

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乎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為不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初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終如其言叔向諒直多益乎公射鴳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

殪以為大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祖羊舌大夫平公問祁奚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令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溫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取得知也兄銅鞮伯華

孔子謂子貢曰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葢銅鞮伯華之行也孔子閑處喟然而嘆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由不知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

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其有道而無下天下君子哉子食我嗣昭二十八年晉殺祁盈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黰墨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



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勿視及魏舒為政分羊舌氏之田為三縣叔向介性不能下人故季禮嘗戒其直尤善觀人周王之責藉叔向知其不終也

晉師曠

師曠字子野晉樂師也衛侯出奔師曠侍於悼公公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

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純門之役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

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平公説新聲師曠曰公室其
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
於廣遠也昭八年春石言于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
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聞
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
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
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
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

怨咎及之是宫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

齊晏嬰平仲

晏平仲名嬰齊相也晏桓子之子崔杼弑莊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亡乎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踴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慶封立景公而相之盟國人於大宫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先君晏

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
帝乃歃及慶氏亡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
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
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
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初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
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
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敢煩里旅公笑曰

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為之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毁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三年齊使平仲請繼室於晉叔向從之

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曰此季世也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民無所依其能久乎十年欒高氏之亂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四族名之無所往公名之而後入欒施高強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藴利生孽姑使無藴乎可以滋長二十年齊侯疥遂店期而不瘳梁丘據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請誅祝史晏子曰不可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適遇淫君動作辟違從

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寛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

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人至自田晏子侍于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

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以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

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
莿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
者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齊有彗星
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
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
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
國將至何患於彗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

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晏子曰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

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曾子從孔子之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君子不遺人以財惟以善言今夫蘭本湛之以鹿醢既成噉之則易之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也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遷風移俗嗜欲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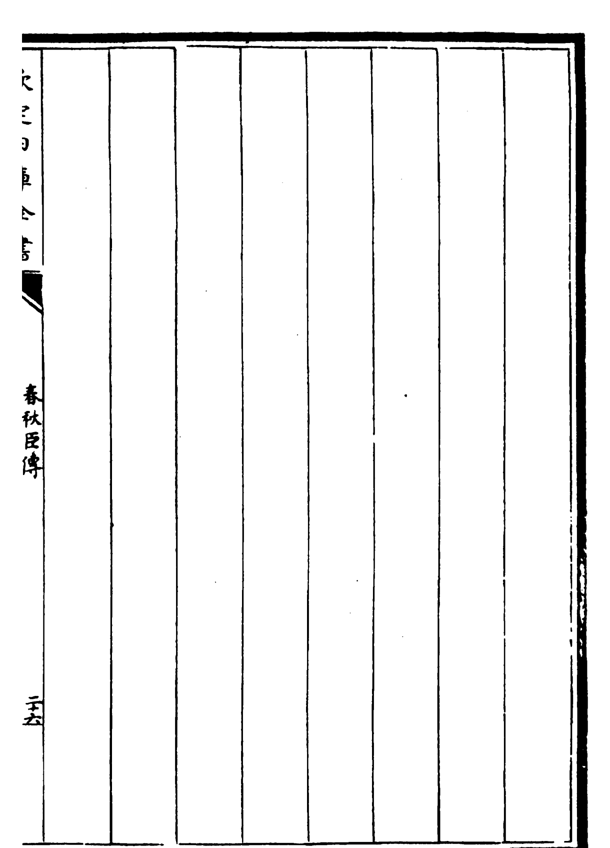
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富者固不窮馬蚿斬足而復行以其輔之者衆故孔子嘗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於君為忠臣而行為恭敏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又嘗謂子貢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贊曰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强横之晉楚從容酬酢曾不少屈惟其正而已矣觀其為國經田野伍井廬服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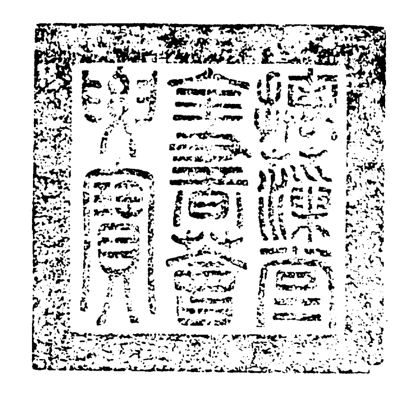
禮有數食其人民而教訓其子弟擇材任能補敝救患號令脩明賞罰不差雖不足以語先王之政亦髣髴其意矣惜乎小國寡民無可行之君不得以肆其志也孟子之聖可謂不待大矣猶以政告齊王而不責滕文公況其餘哉若夫博聞敏識信道篤而自知明以誠正率下不茹柔而吐剛則二霸之佐末之有也季子有高世之識有過人之智觀行而知存亡聞聲而審治亂豈有父兄之教習俗之然哉殆天性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守

在四夷猶信叔向學足以達其理志足以申其學嗟夫不得為政也然晉國資之者多矣邾南之會擁三十萬之衆臨之以威抗之以辨諸侯莫不服從其才可知也且憂而不懼泰而不肆拯己而不德滅德而不怨直諒多聞明於得失三代之士庶幾焉孔子稱子產古之遺愛叔向古之遺直明非春秋之才也師曠之博達庶乎二子之風哉晏嬰為相一言而齊侯省刑諫非不行也然知崔陳氏之逼而不能謀之知惡梁丘據之佞而不

能去之焉用彼相哉至于儉以行已忠以事上犯顏敢諫愛民而下士卓立乎崔慶陳鮑欒高之間而無所從亦可謂賢矣史稱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予嘗疑焉以越石御者之賤晏子猶禮而薦之況仲尼乎然見聖而不能由聖其道一於愚信有是也夾谷之會晏實相之齊欲以兵刼定公而害孔子豈止沮之而已哉余謂晏子君子之小人以下士取名而疾善之出乎已是依違以固君矯節以欺世者也齊之不競晏子之罪也



春秋臣傳卷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九至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臣傳卷十九

宋　王當　撰

襄公三

鄭子太叔 游吉

太叔鄭卿游吉也駟偃子游之孫父曰公孫蠆字子蟜荀偃伐秦之役子蟜勸之濟十九年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二十八年鄭伯使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子太
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
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
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
謂迷復能無凶乎果卒昭元年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
南子産咨於子太叔子太叔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
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

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十五年王室有子朝之難子太叔見范獻子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與韓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明年夏會于黄父謀王室也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産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

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
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
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
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
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
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
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
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

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定四年會于召陵反未至而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子速嗣

晉魏舒

魏獻子舒魏莊子之子也昭元年荀吳敗羣狄於大原將戰舒教以毀車以為行大敗之二十八年秋宣子卒獻子為政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

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

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逺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子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無墮乃力仲尼聞

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名之比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

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三十二年八月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以爲伯父憂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范獻子謂魏獻子曰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子曰善十一月舒及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鄭子皮

子皮鄭子展之子罕虎也三十年授子產政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

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昭十年子皮如晉葬平公也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

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云云

楚公子午

公子午字子庚楚令尹也子囊卒十五年共王以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櫜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廏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子羽

子羽鄭行人公孫揮也善辭令昭元年會于虢尋宋之盟也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

必及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鄭然明

然明鄭大夫朡蔑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二十四年子羽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

死而憂也明年鄭果卒子產始知然明問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因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魏舒語賈辛稱叔向之言有曰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毁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

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

晉士鞅

士鞅范宣子之子也是為范獻子伐秦之役與欒鍼馳秦師鍼死鞅反欒黶怒鞅奔秦秦伯問於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襄二十九年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

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顔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昭二十一年夏來聘叔孫𡻕以七牢士鞅怒曰是卑敝邑也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是聘也獻子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能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

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賛曰子太叔文質彬彬婉而正直而有體斯所以能治

其國而應四方之命也魏舒能用人不吝改過子皮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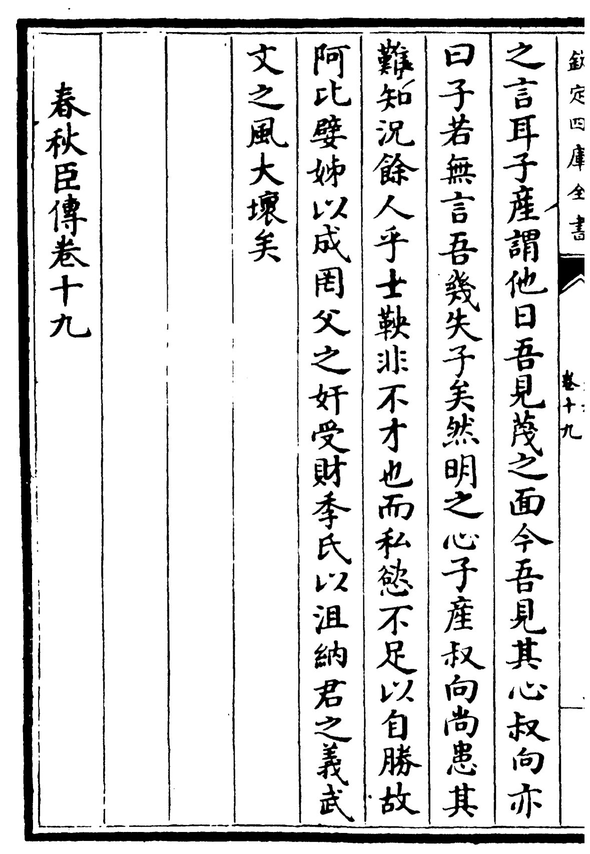
與善而自知不足足以相其君矣傳曰身賢賢也使賢

亦賢也二子雖未盡賢而能使賢其賢一也子羽之辭

命固見稱於聖人乃若其觀人亦不在北宮子之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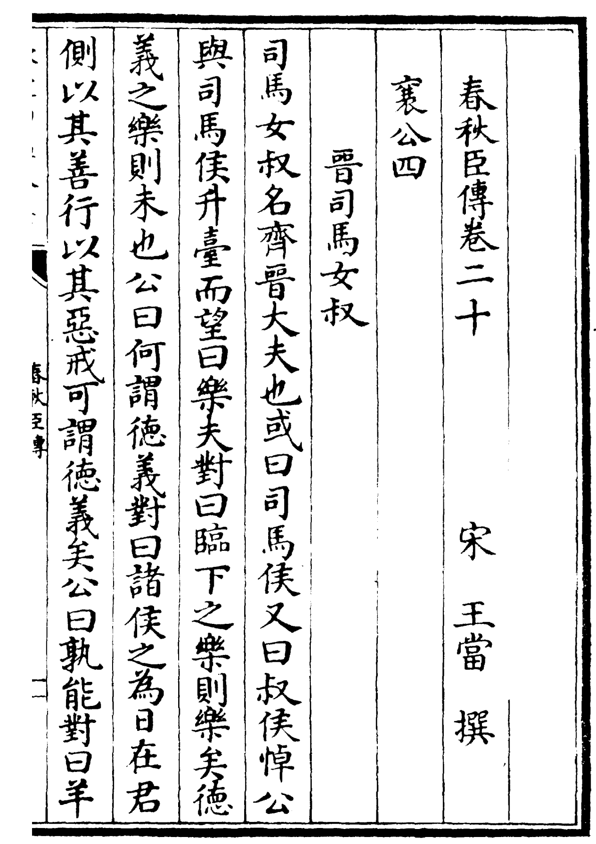
學校之不可毀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然明之賢豈不

足以知此蓋知子產之自任其曰毀鄉校如何斯試之



之言耳子産謂他日吾見蔑之面今吾見其心叔向亦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然明之心子産叔向尚患其難知況餘人乎士鞅非不才也而私慾不足以自勝故阿比嬖姊以成罔父之奸受財季氏以沮納君之義武文之風大壞矣

春秋臣傳卷十九



春秋臣傳卷二十

宋　王當　撰

襄公四

晉司馬女叔

司馬女叔名齊晉大夫也或曰司馬侯又曰叔侯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

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司馬侯言曰齊高子容專宋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二子皆將不免是秋高止出奔燕其後華定出奔陳晉平公使女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公告女叔女叔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昭四年椒

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君其許之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向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云云

五年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於民者也今

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卒二子叔游叔寛嗣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者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别比德以賛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别也

衛北宮文子 佗

北宮文子名佗衛大夫也三十一年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衛侯在楚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曰令尹將有他志不能終也詩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

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楚伍舉

伍舉楚大夫也邑于椒故曰椒舉舉與聲子相善二十

六年舉奔鄭伍舉取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是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令楚多淫刑其大夫

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是時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奔晉為晉謀主以為楚害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予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康王益其禄爵而復之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

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

又何以規楚子示諸侯侈舉曰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靈王為

章華之臺與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先君莊王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臣不

知其美也夫美者上下內外遠近大小皆無害焉故曰
美若聚民利以自封是瘠民也胡美之為

楚薳啓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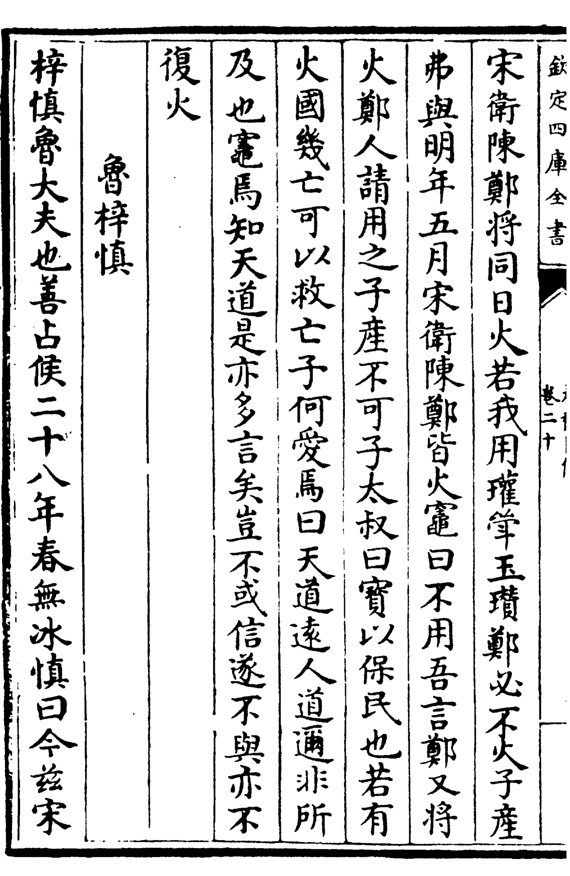
薳啓彊楚大宰也昭元年靈王即位啓彊為大宰韓宣
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
苟得志焉無卹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
韓起為閽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
大夫莫對啓彊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

瓶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乎王曰不穀之過也厚為韓子禮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啓彊來召公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啓彊聞之見魯公公語之故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

此久矣君其備禦三鄰謹守寶矣公懼乃反之

鄭裨竈

裨竈鄭大夫也好言災異二十八年竈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曰晉君將死後七月晉侯彪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竈言於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魯梓慎

梓慎魯大夫也善占候二十八年春無冰慎曰今兹宋

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民耗不饑何為明年宋鄭饑昭公十七年冬有孛星於大辰西及漢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證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

漢漢水祥也衞顓頊之虚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明年五月丙子風壬午大甚宋衞陳鄭皆火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十月宋華亥向寧出奔陳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焉曰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

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皆不效

楚屈建

屈建字子木楚令尹也屈蕩之孫屈到子夕之子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建命去之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

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饗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私欲干楚國之典遂不用二十五年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十月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宋向戌弭兵之盟楚人衷甲伯州犂

以為不可子木不從太宰知令尹之將死也明年冬卒

楚然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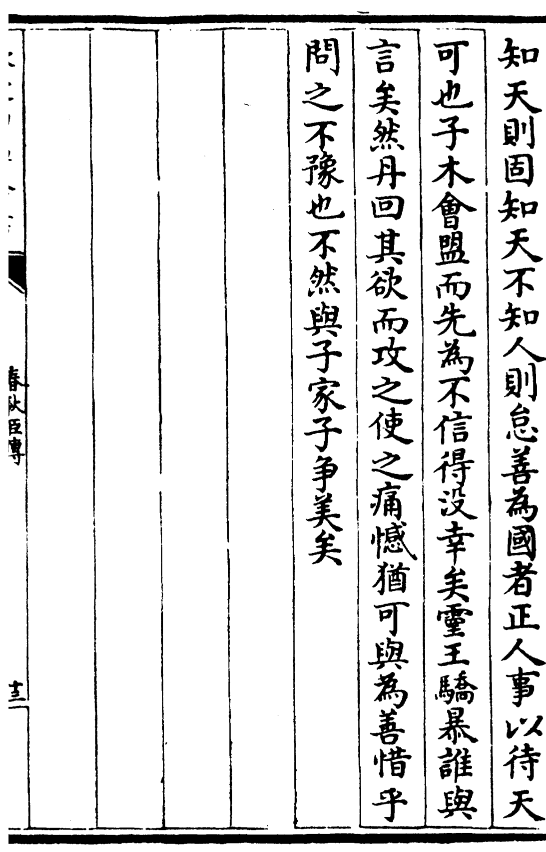
然丹字子革楚右尹也鄭穆公之孫子然之子子革奔楚昭十二年楚子圍徐次于乾谿子革夕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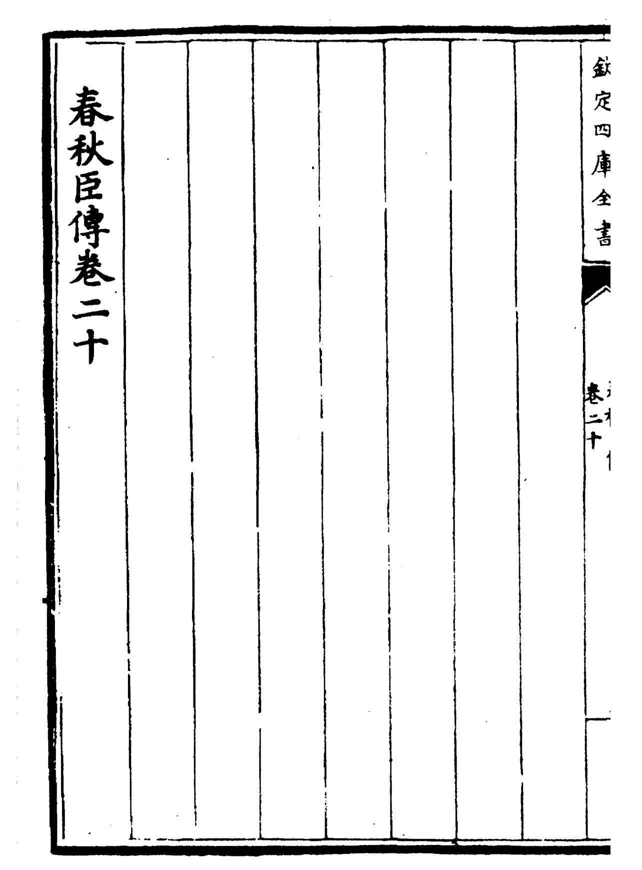
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入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於祗宫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

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心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贊曰女叔之知禮北宮文子之論人伍舉之相事蘧啟彊之救過亦足以左右其君而彌縫其闕竈慎之推候固多中矣然天不可俄而度也二子取必焉能無失乎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子產之論所以勝也知人不


知天則固知天不知人則怠善爲國者正人事以待天可也子木會盟而先爲不信得没幸矣靈王驕暴誰與言矣然丹回其欲而攻之使之痛憾猶可與爲善惜乎問之不豫也不然與子家子爭美矣



春秋臣傳卷二十

春秋臣傳卷二十一

宋 王當 撰

襄公五

楚申無宇

申無宇楚芋尹也公子圍殺大司馬蒍掩而取其室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絶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不祥莫大

焉何以得免昭公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
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宫
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
執人於王宫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
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
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濵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
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

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宫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閲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昔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遂赦之

十一年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羮使

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魯子服惠伯 椒

子服惠伯名椒一名湫孟獻子之孫子服它之子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昭十有二年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

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内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黄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初臧武仲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

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子回嗣是為昭伯

魯榮成伯

榮成伯名駕鵝一名欒魯大夫也子叔聲伯之子榮其邑也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不如歸也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毋入成伯

曰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定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季氏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衞子鮮

子鮮衛公之母弟公子鱄也孫林父之亂獻公出奔獻公使子鮮求復於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終身不仕

秦公子鍼

公子鍼字伯車秦景公之弟也亦曰后子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昭元年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是年冬楚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夫爵以建事祿以合爵故底祿以德德均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

乘去其國强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强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五年景公卒后子歸秦

晉荀盈

荀盈字伯夙知罃之子也是曰知悼子荀氏至林父曰中行氏弟首氏弟知氏昭九年六月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

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説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

鄭印段

印段字子石鄭卿也父曰公孫黑肱字子張二十二年

九月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名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焉又公孫段字伯石亦鄭卿也公子豐之子亟隴所謂二子石也子産為政有事賂伯石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産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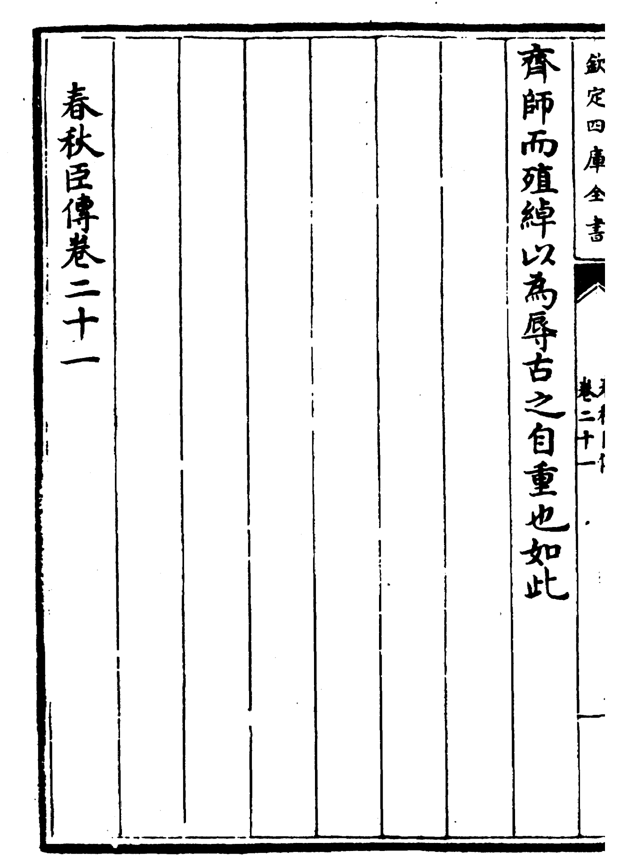
有戚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馬往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昭三年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馬賜之州田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禄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齊州綽

州綽齊大夫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

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平陰之役夙沙衛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齊人圍臧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堅自殺

賛曰申無宇勇於諫論陳蔡不羹之患王終以此敗可謂明也已矣子服惠伯從容開說切事而解紛昭伯似之遂世其德可嘉也榮成伯之規正可謂不忝其祖矣爵以序德也而齊莊所建俱勇士此匹夫之勇何救於亂哉夙沙衛齊之寵臣也然唁國士而臧堅以為恥殿



齊師而殖綽以為辱古之自重也如此

春秋臣傳卷二十一

春秋臣傳卷二十二

宋　王當　撰

襄公六

衛太叔儀

太叔儀衛卿太叔文子也亦曰世叔儀十四年衛獻出奔求復於甯喜許之太叔文子曰甯叔視君不如奕棊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二十六年衛侯入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

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衛侯入果殺甯
喜

魯閔馬父

閔馬父字子馬魯大夫也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
周大夫原伯與之語不説學歸以語馬父馬父曰周其
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二十六年王子
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天王入于成周子朝使告於諸
侯云云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逆景

之命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哀八年齊閭丘明來盟子服
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
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先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
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
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齊陳須無

陳文子名須無齊卿也陳完之孫文子見崔武子退而告人曰崔子將死乎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盧蒲癸將殺慶氏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卒逐慶氏文子遂奔魯

晉史趙

史趙晉大夫也昭八年游吉相鄭伯以如晉賀虒祁也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

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楚滅陳晉侯問於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齊陳無宇

陳無宇齊陳桓子也父須無欒高氏皆嗜酒信內强於陳鮑氏而惡之昭十年陳桓子伐欒高氏又敗諸鹿門

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强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藴利生孽姑使無藴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禄者私分之邑國人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高彊後適晉晉侯逐范中行氏二子將伐公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

不可民弗與也

鄭良霄 伯有

良霄字伯有鄭卿也父曰輒二十八年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三十年駟帶率國人伐伯有書曰鄭人殺良霄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

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

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齊慶封

慶封字子家齊相也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封為左相謂之崔慶二十七年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崔

杼死封當國封好田而嗜酒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洎饋子雅子尾遂謀逐慶氏封來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食封封氾祭穆子不説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也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昭四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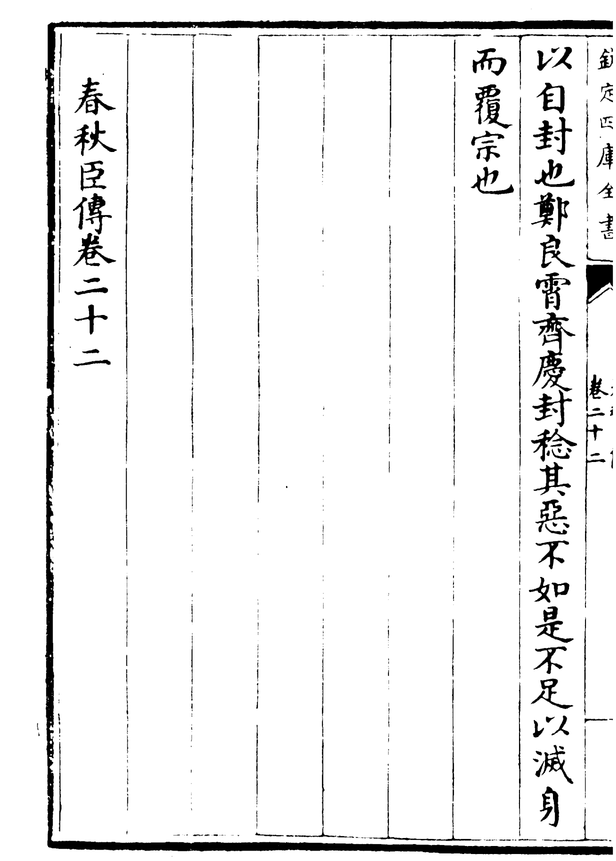
會于申楚使屈申圍朱方八月克之執封而盡滅其族將戮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狥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王使速殺之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齊崔杼

崔杼齊相也是為崔武子棠公死武子弔焉見棠姜美之武子取之莊公通焉杼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丁丑杼立景公而相之盟國人於大宮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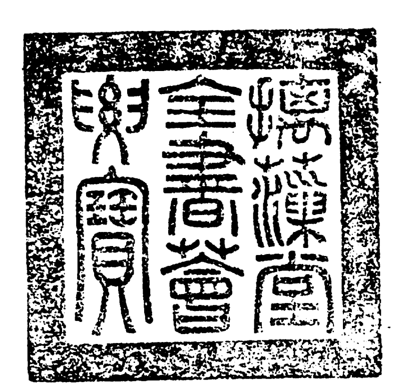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

賛曰太叔儀不以居行貳其心斯可託國矣爲國而不學幾何而不相蒙以趨乎亂也閔子一言知其本矣陳文子處崔慶之間而能不污其身難矣然身爲齊卿知崔子有無君之心而不能保其君於全知盧蒲癸作難而不能免慶氏於禍闔門收子坐觀勝敗孔子謂其清矣而未仁殆以此也桓子之滅欒高非忠也乃翦公室



以自封也鄭良霄齊慶封稔其惡不如是不足以滅身而覆宗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